

漢語重疊的重音模式及其語體屬性研究

崔四行 [Sixing Cui]

華中師範大學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文章從漢語重疊的重音模式入手，在深入挖掘重音模式語法功能的基礎上，重點鎖定漢語重疊的語體屬性。通過輕聲標準、描寫性標準、語體詞標準及語體分佈標準，同時結合語體區別特徵，重疊的變調，重疊的兒化以及重疊後加「的」做謂語等四個方面，論證漢語重疊橫跨書面語和口語兩種語體。最終揭示節律本身也有體，節律不同則語體亦不同。

關鍵詞：重疊，重音，變調，兒化，語體

1. 引言

漢語韻律語法的研究是中西學術交融的產物。馮勝利（馮勝利、王麗娟2018：1）談到：

韻律語法包括韻律音系學、韻律構詞學、韻律句法學、韻律語體學、韻律詩體學等不同的子學科。[...]韻律語法指的是韻律介面的語法現象，其中的韻律構詞學是上世紀80年代建立起來的（參McCarthy & Prince 1996），韻律句法學是90年代初提出、90年代末才建立起來的（參Inkelas & Zec 1990；Feng1991, 1995），而漢語韻律語體學（韻律制約的語體形式的不同）和韻律詩體學（韻律制約的詩歌行律的發展）則是近十年來的產物。

國內的韻律研究始於上世紀80年代，此時國內學者陸丙甫、吳為善、王洪君等，國外學者陳淵泉、馮勝利、端木三等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開展了大膽而豐富的探索。然而漢語韻律研究長期以來也有很多問題沒有達成共識，比如韻律構詞學中漢語音步是輕重型還是鬆緊型，漢語音步是拍音節還是拍韻素。而其中關於漢語詞重音研究分歧頗大：端木三(1999, 2016)認為漢語是左重音步，並進一步從漢語詩歌證明漢語重音音步的存在。王洪君(2004)、沈家煊(2017)則認為漢語的音步是鬆緊步，而非輕重步。王志潔、馮勝利(2006)和馮勝利(2016)則認為北

京話的詞是有重音的，且重音和聲調有關係。馮勝利(2019)更是提出漢語詞重音之所以爭辯不休的根本原因是漢語「聲不載重」及「非破不重」兩大機制所致。除此之外，張洪明(2014)認為普通話語音結構缺乏系統的二元節律凸顯特徵對立，如輕重、長短、高低、強弱，由此認為漢語缺乏系統的輕重二元對立。但這樣一來，就必須回答通常認為的詞重音到底是什麼？語言中大量存在的同形詞的區分，又靠的是什麼？因此我們認為漢語中的詞重音還是存在的。但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研究分歧集中在漢語到底有無詞重音，如果有重音又是何種類型的重音，以及漢語重音究竟起著什麼作用？對這些基礎問題弄不清楚，將直接影響對漢語本質的認識。

而韻律語體學的研究，關注的則是韻律對語體的制約作用。正如馮勝利(2018)指出的韻律語體學的理論構建是近十年來研究的產物。不僅如此，近十年來的韻律語體研究多集中在音節長度對語體的制約作用，如王永娜(2017)，王麗娟(2018)等。從輕重、變調等切入研究韻律對語體作用的，如陳建民(1984)，胡明揚(1992)，馮勝利(1997; 2010)，呂叔湘(2005)都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我們這裡主要從漢語重疊式的重音入手，探索漢語重疊式重音在漢語中的作用，思考是否重疊的語體屬性都是口語的？如果不是其語體屬性又是什麼？以及除了重音以外的其他節律手段，如變調、兒化等是否也有區別語體的作用。只有這些問題回答清楚了，才能揭示漢語重疊的語體屬性，以及節律本身是否也有體等核心問題。

2. 漢語重疊四字格的重音模式推導

研究得以開展的前提就是漢語重疊式的重音模式，而有關漢語重疊式重音模式的推導，崔四行(2012)就漢語重疊四字格ABAB、AABB進行了推導。崔四行主要根據兩個原則做的重音模式推導，一是語法結構原則，因為不同的結構可以造成不同的重音模式；二是「重音調整原則」：由兩組同等「輕重」成分組成的「輕重」單位必須按「加重重中之重、減輕輕中之輕」的原則進行調整，簡稱之則為「重其重而輕其輕」。然後根據韻律學，用數位表示韻律重量的級差，重者為「2」，則輕者為「1」，數字越大重量越重，「X」則表示其他兩個較輕的音節。下面轉述其推導結論：

1. ABAB 有兩種重音模式，一是重輕中輕結構重音 [2X1X] ([3120])，此時的AB多為動詞，如「研究研究」、「考慮考慮」；二是合併式重音模式 [X2X1] ([1302])，此時的AB多為狀態形容詞，如「雪白雪白」、「通紅通紅」。
2. AABB 首先根據不同的語法結構分為兩種情況，當其語法結構分析為合併式結構時，有兩種重音模式，一是拆補式重音 [2XX1] ([3102])，如「髣髴扭扭」、「湊湊合合」，此時B為輕聲。二是合併式重音 [X1X2] ([0213])，如「開開心心」、「抄抄寫寫」，此時B不輕聲；當其語法結構分析為拆補式結構時，其重音模式都為拆補式重音，一種是 [2XX1] ([3102])，此時B為輕聲，如「髣髴扭扭」。一種是 [1XX2] ([2013])，此時B不輕聲，如「匆匆忙忙」。

由上可知，不管AABB分析為合併式結構還是拆補式結構，共有兩類重音模式，一類是合併式重音，此時B不輕聲。還有一類是拆補式重音，當B輕聲時為拆補式重音 [2XX1] ([3102])，當B不輕聲時為 [1XX2] ([2013])，兩者的區別為第一音節更重還是最後一個音節更重。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B不輕聲時對應兩種重音模式，一類是合併式重音，一類是拆補式重音。區別在於句法位置不同而導致的重音不同，如同為「匆匆忙忙」，其做謂語時後面是否帶「的」，其重音模式也會相應有所不同。不帶「的」做謂語時為合併式重音，帶「的」做謂語時為拆補式重音。例如：

- (1) 那一年，我在西班牙待了一個多月，匆匆忙忙，竟然沒吃到過一次中餐，更別說餃子了。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CL語料庫)
- (2) 紐約人生活節奏快，連走路都是匆匆忙忙的。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CL語料庫)

3. 漢語重疊式重音的語法制約功能

國內較早開始關注重音語法功能的有陸宗達、俞敏(1954)，其核心觀點為：重音模式相同則語法性質相同。如「葡萄」、「晝兒」、「薩其馬」、「黑咕隆咚」為詞，則跟他們重音格式一樣的也為詞。同時

認為重音模式不但可區分一個語法單位是否為詞，還可區分具體所屬詞類，例如：

- (3) 您先等等兒，這水不能喝，等他開開兒再說，呆會兒我給您來碗開開兒的。
(陸宗達、俞敏1954：50)

他們認為第一個「開開兒」為動詞，第二個「開開兒」為形容詞，所用根據即為重音模式。原因在於一般情況下動詞AA重疊式為重輕式，而形容詞AA重疊式為輕重。這一觀點的突破在於將重音與語法聯繫起來，可看作韻律與語法互動思想的萌芽。

漢語中用重音來區別詞性的例子不少，最常見的例子是漢語中的同形詞區分，聲調、字形都相同，此時得以區分的唯一標準就是重音，如「生氣」、「大家」：

- (4) 孩子考試成績很差，媽媽非常生氣。(動詞，《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青年是最有生氣的。(名詞，《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 (5) 書法大家。(名詞，《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大家的事大家辦。(代詞，《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例(4)和(5)中的重音模式不同。不僅如此，也有學者關注到漢語重音的語法制約功能，如馬慶株(2000)，華玉明(2003)，華玉明、馬慶株(2007)，基本觀點為：重音模式對語法功能有制約作用，不同的重音模式具有不同的語法功能。這一觀點不但認識到同一種重疊式如AABB，根據其重音模式可分為輕讀結構模式和非輕讀結構¹模式，而且認識到兩種重音模式對應不同的語法性質，一種是動詞性的，一種是狀態形容詞性的。崔四行(2012)專門論述了漢語重疊四字格重音模式的語法功能，我們簡要介紹其觀點，並補充漢語AA重疊式中重音的語法制約情況。

3.1 漢語重疊四字格中重音的語法制約功能

崔四行(2012)從ABAB及AABB的重音模式出發，主要論證了基式詞類，重音模式和重疊式詞類之間的關係，認為基式詞類和重疊式詞類之間沒有對應關係，而重音模式和重疊式詞類之間卻有對應關係，即重音模式相同，則重疊式詞類相同。重音模式不同，則重疊式詞類不同。

1. 華玉明(2003)認為具有動詞功能的ABAB為輕讀結構模式，而AABB為非輕讀結構模式。

如基式同為形容詞，同為ABAB重疊式，「雪白雪白」和「高興高興」重音模式不同，前者為合併式重音（二、四音節重），後者為重輕中輕結構重音（二、四音節輕）。對應的語法性質亦不同，前者為狀態形容詞性，後者為動詞性。這說明基式詞類和重疊式詞類之間確實沒有對應關係。相應地，重音模式相同，則語法性質相同，不管其基式詞類如何，不管其重疊式如何。如同為合併式重音的「雪白雪白」和「抄抄寫寫」，其語法性質都是狀態形容詞性的，在句中主要做定語、謂語等。詳細論證可具體參閱崔四行(2012)，有關ABB和BBA的重音模式及其語法制約功能請參閱崔四行(2018)，這裡不再贅述。

3.2 漢語AA重疊式中重音的語法制約功能

漢語AA重疊式的重音研究，除了陸宗達、俞敏(1954)指出的形容詞AA重疊和動詞AA重疊重音不同外，學者多從方言角度切入，對普通話中AA重疊式重音挖掘不夠。由陸宗達、俞敏的研究可知，動詞AA重疊多為重輕式，如「看看、嘗嘗、試試」。而形容詞AA重疊根據我們的研究，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陸宗達、俞敏指出的輕重式「開開兒」，其他如「短短三年時間」、「高高的個子」、「鼻子酸酸的」、「小小年紀」。一類是重輕式，如「慢慢兒走」、「好好兒說」等極為口語的表達，後面多加兒。由此動詞AA重疊和形容詞AA重疊時重音確實可區別詞性。

那麼名詞AA重疊後的重音模式又如何呢？學界關於名詞重疊的研究大多是從語法、語義和語音三個方面入手研究，早期很多學者認為名詞一般不能重疊，如呂叔湘(2002:239)談到：

其實一般名詞是不能重疊的，花花、書書、貓貓、狗狗是大人哄小孩兒說的（有些方言裡愛用重疊式，但是不含「每個」的意思，正如媽媽和媽是一個意思）。名詞重疊表示「每個」，文言裡通行，現代漢語裡只有量詞有這個本事，「個個畢業」，「門門五分」。人人是文言的殘餘形式，也可以說是由於它多少有點兒量詞的性質。（「一級英雄十五人」）

由此名詞AA重疊式的研究可見一斑。筆者根據調查研究，認為名詞是可以AA重疊的，典型的是稱呼類的名詞重疊，如「爸爸、媽媽」等，但要注意的是「爺爺、奶奶」並不是名詞重疊，因為其中的「爺、奶」不能單用為詞，還只是語素。還有一類是「人人、天天」等，其

為名詞「人、天」的AA式重疊，但不是AA重疊式名詞。基於以上考慮，我們將名詞AA重疊式分為以下五類：

稱呼類，如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小稱類，如車車、狗狗、飯飯、糖糖。

名字類，如花花、龍龍、牛牛、雲雲。

遍指類，如天天、縣縣、月月、人人。

普通名詞重疊類，如圈圈、勾勾、叉叉。

對這五類名詞AA重疊式的重音進行考察後發現，稱呼類、小稱類都是重輕式，遍指類和普通名詞重疊類是輕重式。而名字類比較特殊，會根據聲調和語體的不同而有差異。當聲調為陰平、上聲時，會根據語體不同而選擇不同的重音模式：正式語體，讀輕重式；口語語體，讀重輕式。而陽平、去聲則不因語體而變，始終讀重輕式。由此可知，名詞AA式重疊的輕重模式呈現出和動詞、形容詞不同的情況，這本身也說明了重音模式區分詞性的語法功能。而名詞AA式重疊內部輕重模式的變化，恰好又說明了輕重區分語體的作用。這也是本文第四部分論證的重心。

4. 漢語重疊式重音的語體標記功能

這一部分我們主要討論兩個問題，漢語重疊式重音的語體功能及其判定標準，以及漢語重疊的語體屬性。即是否只要是重疊，其語體屬性必然是口語的？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將直接揭示漢語重音的語體本質。在具體論證這兩個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引入語體區別特徵。

4.1 語體區別特徵

我們首先對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的「語體」進行查詢，是這樣定義的：語言為適應不同的交際需要（內容、目的、物件、場合、方式等）而形成的具有不同風格特點的表達形式。通常分為口語語體和書面語體。那麼問題來了，什麼是口語語體，什麼是書面語體呢？

有關什麼是口語語體，什麼是書面語體，一直未曾有過清楚的定義。張志公在陳建民(1984)的《漢語口語》序中指出：書面語言是記錄

口頭語言的，以口頭語言為基礎的，因而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張志公指出書面語言和實際使用中的口語語言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有相當的距離，有些甚至相差很遠。至於這當中的「種種原因」到底是什麼？張志公沒有說。張志公的觀點代表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漢語學界對語體的認識，即主要分為口語語體和書面語語體，而兩者最直觀的區別就是口頭說出的是口語，書面寫下來的是書面語。

許力生(1997)指出語體比較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始於60年代之後，但始終沒有出現某種理論「一統天下」的局面，他把學界語體研究模式分為語域模式、修辭模式、交互模式和體裁模式四類。在這四類模式中，他認為語域模式為系統地描寫和分析語體現象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指出在Halliday et al. (1964)，Halliday (1975)的語域理論裡，將決定語言特徵的情景因素分為語場(field)、語旨(tenor)和語式(mode)。語場指實際進行的整個活動，語旨指活動參與者之間的關係，語式指交際的媒介與管道。而語旨的不同會導致正式與非正式之分。語式的不同會導致口語和書面語的差異。

由上可知，語域模式不但區分了口語和書面語，還特別關注正式與非正式。在區分口語和書面語，區分正式與非正式這一點上與馮勝利的語體思想不謀而合，儘管具體所指並不相同。馮勝利(1997; 2018)，馮勝利、王麗娟(2018)，馮勝利、施春宏(2018)提出二元對立（正式與非正式、莊典與通俗）的三維分體系統（通俗、正式、莊典），並建立了語體語法的基礎理論。語體語法學作為一種新的語體研究觀，核心觀點：一是語體不同，語法有異。如其認為導致「*我昨天買和看了一本古代的書。/我昨天購買和閱讀了一部古代經典。」兩句對立的根本原因是「V和V」適用的語體不同：正式體允准「V和V」，口語體不允准；二是語法變形，語體有別。如其認為導致英語中「*They asked who he was referring to./They asked to whom he was referring. (Radford 2009)」兩句對立的根本原因是正式體需要將「to」移位，只有口語體才能保留在原地。

語體語法學和以往的語體研究有很大不同，其正式明確提出語體有別於風格(style)、語域(register)、文體(genre)，語體語法學關注的是語法系統的具有區別語體功能的語言形式相互間的合法與非法上的對立，是規則而非效果或傾向。

綜上研究，我們認為語體是個多層次的系統：口語和書面語，正式與非正式，通俗與莊典。值得提出的是波林格(1993)在《語言要略》

中也指出正式體和親暱體由上而下應分為若干個層次，其指出Joos (1967)和Gleason (1965)將其分為五個層次：演說體或冰冷體；慎重體或正式體；商議體；隨便體；親暱體。其認為多數書面文字都屬於慎重體。

同時也有必要提出語體區別特徵的概念，由此則正式與非正式，口語與書面，通俗與莊典都是語體區別特徵。其中正式與非正式是交際雙方距離的體現，口語和書面語是書寫媒介的體現，而通俗和莊典則是語言本身的特點。除此之外有無其他重要的語體區別特徵呢？我們對先秦到近現代的文體進行考察後發現，主要的文體就是兩大類，一類是散文，一類是韻文，韻文在字數、句式、對仗、平仄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散文則沒有。幾乎每個時期散文和韻文都是並駕齊驅的，即便是古文運動時期，也是有韻文的。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為什麼韻文幾經變革還一直保有旺盛的生命力？這除了文學傳統，更有語言學的深意，起碼說明漢語對韻是很敏感的。由此有韻和無韻，應該也是一對重要的語體區別特徵。

有韻和無韻這對區別特徵在現代漢語中如何起作用呢？如果說，古文體中的韻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主要指的是字數、句式、對仗、平仄等。那麼現代漢語中韻的概念，恐怕更多地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韻律，而韻律就指的是諸如重音、語調、聲調、停頓等語言學特徵。言語中的韻律研究主要關注比音位更大的單位，還包括話語的節拍和節奏。也即韻律主要關注的是語言中的超音段現象。馮勝利、王麗娟(2018)深挖出漢語語體相關的韻律，認為新的書面語體，語料取源上是以口語為基礎，同時兼取方言、古語、外語中的詞彙和語法。在口語語法和韻律語法的框架內，先選擇、再加工、最後融合而後出產的正式體。例子如下：

- (6) 由正式語體促發的泛時空語法
 動名詞的產生：教材的編寫
 形式動詞的出現：進行改革
 合偶詞的產生：禁止吸煙
 (馮勝利、王麗娟2018：135)
- (7) 由典雅體促發的詞類創新
 嵌偶詞的產生：我+校、遍+查（古語不雙而後成立）
 古代詞語的復活：北京之春（「之」=古代虛詞，但不輕讀）
 (馮勝利、王麗娟2018：135)

以上例子都是書面語體的語法和詞類創新，而這些都是漢語韻律的作用。而漢語韻律的作用，我們認為正是從古至今都呈現出很強生命力的「韻」對口語的再加工。應該說「有韻」和「無韻」的區別不是有和無的對立，而是不同類型「韻」的對立。按照馮勝利的研究，認為口語和書面語使用著不同的韻律規則。試比較如下一組例子：

(8) 李四任教於北美之地多年。

*李四做老師在美國好多年了。

如果以上推測正確的話，有韻和無韻對語體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口語韻律和書面語韻律也將成為接下來的韻律語體學的研究重心。至此我們將漢語語體區別特徵分為四對：

正式與非正式，口語與書面，通俗與莊雅，有韻與無韻

這四對語體區別特徵既是彼此獨立，又是可以交叉出現的，比如「話劇」的主要語體區別特徵就可以表示為[+正式，+書面語，+通俗，+無韻]。而「演講」的主要語體區別特徵就可以表示為[+正式，+口語，+通俗，+無韻]。我們對語體研究不斷深入的結果必然是語體區別特徵越挖越深的一個過程。

4.2 重音模式的語體功能

對漢語重音的語體功能進行研究的主要有馮勝利(1997; 2010)，周一民(1998)，華玉明、馬慶株(2007)，王永娜(2008)等，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不同的重音模式標記不同的語體功能。

馮勝利(1997)重點討論了漢語四字格的語體功能，將其重音分為合併式重音和拆補式重音，前者如「春暖花開」、「守株待兔」；後者如「亂七八糟」、「橫七豎八」。提出合併式重音和拆補式重音在語體功能上有明確的分工，合併式重音([0213])專表正式的風格，而拆補式重音([2013])則扮演隨便的角色。也正因如此，新聞播報中人們絕不會用「Luan qi ba ZAO」（首字母大寫表示重讀，拼寫全大寫表示最重）的模式來讀「尼加拉瓜」。同樣也沒有人用「ni Jia la GUA」的模式說「亂七八糟」。

周一民(1998)對重疊也很有研究，比如單音節形容詞的重疊，其指出這類重疊明顯特點就是後一音節重，並將其分為六類：AA/AA de/

AA²/AA de/AA兒/AA兒de。其指出3、4兩種在新一代北京人嘴裡說得多，帶強調意味，口語色彩較濃。而5、6是純粹的北京話，帶有濃厚的方言色彩。這也說明同一重疊式的不同重音確實可以標記語體。華玉明、馬慶株(2007)對AABB和ABAB的語體功能也有所涉及，並指出輕聲式動詞重疊（如考慮考慮）主要用在對話或其他有聽話人在場的場合，口語色彩濃厚；重音式動詞重疊（如抄抄寫寫）多用於書面語體中的文藝語體，用於描寫，具有較強的書面描寫色彩。

之後王永娜(2008)也論證了ABAB動詞重疊多用於口語及文藝語體，不用於公文語體、政論語體及科技語體。同時她從不同語體詞的實際重疊情況來看，發現正式語體極強的詞不能做ABAB重疊，且詞的語體色彩影響重疊的使用頻率。如「修葺修葺」就很少見，即使有重疊其頻率也遠遠低於「修理修理」。

以上主要是學界針對漢語重疊式重音的語體功能的研究，除此之外，學界也關注到句重音不同，也會有不同的語體功能。如邢福義、汪國勝(2014)指出重音在非重音的映襯下得以體現，聲音的輕重在話語中是有變化的，否則話語聽起來就顯得機械呆板。表示快樂、責備、悲壯的句子，是先重後輕；表示熱烈、不平的句子是先輕後重；表示莊重、滿足、優雅的句子，是中間重而頭尾輕。我們重點要研究的不是詞重音，也非句重音，而是漢語重疊式的重音。下面將從輕聲標準、描寫性標準、語體詞標準及語體分佈標準對漢語重疊式的語體屬性進行判定。

4.2.1 輕聲標準

我們首先運用到的是輕聲標準，關於輕聲標準，其實趙元任(2002)早在《中文裡音節與結構的關係》中就已指出：「節奏」這一名詞十分籠統，包括輕重音跟幾個字成一個單位的問題。而這些會影響到文言、白話的區別，也影響到詩詞的體裁。儘管趙元任沒有對此加以展開，但其觀點很顯然，即其認為輕重音類「節奏」可以影響語體。這一觀點和我們上文提到的「有韻與無韻」這對語體區別特徵的觀點不謀而合，從古至今，「節奏」都是漢語的本質特點，其會影響到語體。

那麼具體到輕重是如何影響語體的，馮勝利(2006)指出雙音節形式在表達正式與非正式的區別上，是有規律可循的。一般來說，凡

2. \bar{A} 表示的是A變調為陰平調。

是帶有（或趨向於）輕聲的，是口語的形式；凡是表達正式語體色彩的，都沒有輕聲或不能輕讀。根據這條判斷標準可以認為「文明(wénming)」和「文明(wénmíng)」語體不同，前者是口語的、非正式的，而後者是非口語的、正式的。孫景濤(2008)也曾指出漢語中的多音節音譯詞，如沙發、尼龍、咖啡等詞的第二個音節從不輕讀，也不兒化。也可以對比兒童用的「小椅子」和兒童用的「小沙發」，前者兒化，後者是不兒化的。孫景濤分析原因時指出這表明這些詞並沒有徹底「漢化」，說漢語的人仍然可以知道它們乃是「非吾族類」的外來詞。我們認為正是「距離」保持了這些外來詞從不輕讀，也不兒化的本色，而「距離」正是語體的核心。

那麼能否根據輕聲標準來判斷漢語重疊式重音模式的語體功能呢？我們嘗試以漢語四字重疊式的重音入手來判定。由上可知，採用合併式重音的有ABAB，如「雪白雪白」、「筆直筆直」及AB中B不輕聲時的AABB，如「開開心心」、「抄抄寫寫」。其中「雪白」、「筆直」類一定不能輕聲，如果其輕聲的話，則變成重輕中輕結構重音，跟「研究研究」、「商量商量」的重音模式相同。但實際上漢語普通話中的「雪白雪白」一般不採用重輕中輕結構重音，除非表示使動用法。而且現代漢語中狀態形容詞很少用作使動，用作使動的多為性質形容詞，如：

- (9) 票價高沒關係，一是發給本廠職工大家高興高興，二是送給關係戶和上級部門拿得出手，老是請客吃飯人家也犯膩。——（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由此根據輕聲標準我們判定合併式重音不是口語的。既然合併式重音是非口語的，拆補式重音又如何呢？從以上研究可知，拆補式重音主要是AABB的重音模式，而AABB的重音模式根據崔四行(2012)的研究，共有三種重音模式，一是拆補式重音[2XX1]([3102])，如「髣髴扭扭」、「湊湊合合」，此時B為輕聲；二是合併式重音[X1X2]([0213])，如「開開心心」、「抄抄寫寫」，此時B不輕聲；三是拆補式重音[1XX2]([2013])，此時B不輕聲，如「匆匆忙忙」。其中合併式重音具有非口語性，這裡主要看拆補式重音與合併式重音的差異。

首先，我們發現居於調語位置的兩類不同的重音，語法上存在後面帶「的」與否的區別，例如：

- (10) 對於當代人來說，歷史的景觀有時並不像湍急的江水，總是那般匆匆忙忙（合併式重音[X1X2]([0213])）、逝而無跡。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11) 別老那麼匆匆忙忙的（拆補式重音[1XX2]（[2013]）），就不能歇會兒？

我們會注意到這兩組例子中的「匆匆忙忙」其重音模式是不同的。前者是合併式重音[X1X2]（[0213]），獨立作謂語時是受限的，多用於對舉結構。後者是拆補式重音[1XX2]（[2013]），這是作謂語的常態。相似的例子還有：

(12) 他的女兒則布衣素服，趴在辦公桌上抄抄寫寫（合併式重音 [X1X2]（[0213]））。（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13) 工作掙錢，怎麼找兼職啊，最好是抄抄寫寫的（拆補式重音 [1XX2]（[2013]））。（谷歌網路）

與此相關的現象是漢語狀態形容詞作謂語時的語法要求之一就是句尾要加「的」，定語也要加「的」，那麼定語和謂語位置上的重音是否相同呢？請看下面一組定語和謂語的例子：

(14) 我的淚水止不住地流出眼眶，在通紅通紅的火光映照下，像一滴一滴鮮紅的血滴在爐臺上。（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15) 我站在舞臺上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臉兒通紅通紅的，注視著腳燈的另一邊。（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我們注意到(14)中作定語的「通紅通紅」和(15)中帶「的」作謂語時重音模式不同，前者為合併式重音，後者變成重輕中輕結構重音[2X1X]（[3120]）。這一事實起碼說明「通紅通紅」充當謂語和定語時重音模式不同。而且也說明作謂語帶「的」時，原本獨立時並不輕讀的「通紅」卻輕讀了，這是否說明作謂語帶「的」會導致語體的口語化。如果這一結論成立，由(11)、(13)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拆補式重音無論其中B是否輕聲，作謂語時都只能後面帶「的」作謂語，這也就說明了拆補式重音的口語化特點。

採用重輕中輕結構重音的主要是當AB為動詞、名詞及一部分性質形容詞的ABAB，如「研究研究」、「意思意思」及「高興高興」。我們會注意到(15)中和「通紅通紅」搭配組合的是「臉兒」，很具口語特點的兒化，從這點可以看出重輕中輕結構重音的口語性。

以上我們通過輕聲標準鑒別出：凡基式為左重結構時，其重音模式只能是拆補式重音或重輕中輕結構重音，此時為口語非正式語體；而合併式重音模式時其基式中的B必不輕聲或輕讀，所以多用於書面正式語體，而其作謂語帶「的」後則重音發生變化，語體也隨之而變。

這一事實說明基式的詞重音的確會影響重疊式的重音模式，並隨之影響其語體。

4.2.2 描寫性標準

描寫性是華玉明、馬慶株(2007)提出的，其指出重音式動詞重疊（如抄抄寫寫）多用於書面語體中的文藝語體，用於描寫，具有較強的書面描寫色彩。我們將這一標準概括為描寫性標準。其實周一民(1998)在《北京口語語法》就已指出雙音動詞AABB式重疊多用於描寫，有形動詞的作用，並帶有明顯的貶義色彩。如「這位先生一天到晚溜溜達達，什麼活兒也不幹。」，「沒事兒別拉拉扯扯、摟摟抱抱的，像什麼樣兒？」。值得注意的是，「抄抄寫寫」和這裡的「溜溜達達」、「拉拉扯扯」重音不同，原因在於「溜達」有輕聲，而「拉拉扯扯」後面有「的」。

到這裡，我們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何為描寫？與描寫相關聯的語體特徵是什麼？我們查看《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描寫的定義：用語言文字等把事物的形象或客觀的事實表現出來，如描寫風景，描寫人物的內心活動。由描寫的定義可知，描寫是文學的表達方式，而文學按照邢福義、汪國勝（2014）對語體的分類，應該屬於書面語體中的文藝語體，而文藝語體又分韻文體（格律體、自由體和說唱體），散文體（散言體、對白體）。描寫顯然屬於散文體的主要表達方式，用於散言和對白中。如果上述結論能成立的話，就說明華玉明指出的重音式動詞重疊具有強描寫性就意味著重音式動詞重疊主要用於書面文藝語體中的散言或對白，而不用於其他語體。而華玉明這裡所說的重音式動詞重疊正是本文的合併式重音，我們根據描寫性標準可以判定合併式重音是書面的，無韻的。

那麼其他重音模式能否用描寫性標準測定呢？華玉明、馬慶株(2007)根據兩者充當語法成分的不同，認為動詞按輕聲式重疊後具有很強的及物性，沒有描寫性；按重音式重疊後，則失去了及物性，具有狀態形容詞的強描寫性。經研究，我們發現重輕中輕結構重音主要作謂語，表示行為動作。而合併式重音則多作狀語、定語、補語等，而這些語法位置都是和描寫直接相關的。狀語用於描寫動作的頻率、狀態等，定語用於修飾中心語，而補語則用於補充說明動作的程度。具體請看下列例子：

- (16) 一個六七品小文官無非在刑部抄寫抄寫公文傳送傳送案卷能有什麼名堂？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 (17) 說著我們就拉拉扯扯地一同在頭幾排坐下了。(《冰心文集》)
- (18) 他們是衣冠楚楚的體面人，怎麼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
(《霜冷長河》)
- (19) 甚至把握不住走向放縱，使正常的交際變得拉拉扯扯，則於家於人於社會無所裨益。
(北大現代漢語語料庫)

由此根據描寫性原則，重輕中輕結構重音不具描寫性，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而合併式重音則有強描寫性，用於書面正式語體。

4.2.3 語體詞標準

馮勝利對語體語法深耕十幾年，如今韻律語體學也基本建立。他更是在《漢語韻律語法教程》中提出「三體韻律詞」這一概念。釋例如下：

- (20) 莊典 正式 通俗
欺 欺騙 騙
助 幫助 幫
避 躲避 躲

這一概念給我們啟示，我們可通過挑選三體韻律詞來檢驗三種重音模式的語體屬性。這三種重音模式按照前面的輕聲標準和描寫性標準，鑒別出重輕中輕結構重音帶有輕聲，多表示行為動作，不具描寫性，從而鑒定出其口語、非正式、無韻。而合併式重音基式都不含輕聲，具有強描寫性，因此鑒定出其書面語、正式、無韻。拆補式重音包含輕聲，所以具有口語、非正式、無韻。但是這兩個標準的鑒定，從上面我們分出的四種語體區別特徵「正式/非正式，口語/書面，通俗/莊雅，有韻/無韻」來看，顯然還不夠，尤其是無法判斷「通俗/莊雅」。下面我們則嘗試用三體韻律詞來鑒定重疊式重音模式的語體屬性，具體三體韻律詞主要選自馮勝利《漢語韻律語法教程》。

首先來看「欺/欺騙/騙」，我們會留意到莊典體的「欺」和通俗體的「騙」都是單音詞，只有正式體的「欺騙」可以重疊為ABAB式「欺騙欺騙」。其餘兩組例子如「幫助幫助」、「躲避躲避」。三者都不能重疊為AABB，如「*欺欺騙騙/*幫幫助助/*躲躲避避」。這是不是意味著所有正式體動詞都不能作AABB重疊呢，我們借用馮勝利《漢語韻

律語法教程》中其他的幾組三體韻律詞中的正式體詞拿來逐一探測，「學習/建築/想念/運輸/挖掘」。最終發現無一可作AABB重疊。由此根據三體韻律詞我們基本可以推出如下三個結論：

1. 重疊不是莊典體。因為莊典體的詞都是單音詞，而且也不能做AA重疊。
2. 重輕中輕結構重音和合併式重音語體不同。因為正式體動詞都不做AABB重疊而只做ABAB重疊，這起碼說明AABB重疊下的合併式重音和ABAB重疊下的重輕中輕結構重音語體不同。
3. 正式度越高的「正式體」詞，則越不能做ABAB重疊，這點王永娜(2008)已經指出。如「學習學習」成立，而同是「正式體」詞的「挖掘挖掘」、「建築建築」就不好。

綜上可知，合併式重音屬於書面、正式、無韻，重輕中輕結構重音和拆補式重音屬於口語、非正式、無韻。同時，我們根據三體韻律詞測定重疊不是莊典體。

4.2.4 語體分佈標準

前面三個標準，輕聲標準、描寫性標準和語體詞標準，都屬於理論驗測標準。而研究語體，不談語體分佈，恐怕難以服眾。所以這部分我們將在語體分佈中進一步檢驗以上研究得出的結論。

我們要考察漢語重疊式重音在不同語體中的分佈，並以此來驗證重音的語體屬性。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情況來說，沒有專門的語體語料庫。如果說有的話，就是傳媒大學有媒體語料庫，北京語言大學有口語語料庫。以語體區別特徵來界定，前者是口語正式語體，後者是口語非正式語體。既然沒有專門的語體語料庫，我們要鑒別重音的語體分佈，只能借助於區分不同文體的語料庫。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簡稱為CCL）主要區分了現代和當代，現代區分戲劇和文學，當代區分口語、史傳、應用文、報刊、文學、電視電影、相聲小品、網路語料和翻譯作品。從其文體分類可知，口語和相聲小品是屬於口語的，其他則為書面語。臺灣的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主要分文學、生活、社會、科學、哲學、藝術、空白等。北京語言大學的BCC語料庫區分了文學、報刊、微博、科技等文體。下面呢，我們主要利用這三個語料庫研究重音在不同語體中的分佈。

合併式重音因為用於書面正式語體，描寫性又強，所以我們選取文學語料來加以鑒別。而拆補式重音和重輕中輕結構重音都是口語非正式語體，所以要選取典型的口語語料庫來加以鑒別。先來看文學語料中合併式重音的分佈，這主要有兩大塊，一類是ABAB式的形容詞重疊，如「雪白雪白」、「湛藍湛藍」類；一類是AABB式的動詞重疊，如「縫縫補補」、「抄抄寫寫」類。我們檢索CCL中ABAB重疊式形容詞共有11例，AABB重疊式的動詞共有39例。而同一個CCL文學類語料庫中ABAB式的動詞重疊，共有161例，這是否說明重輕中輕結構重音也是書面正式的呢？我們把其中的語料逐一查看，基本都是口語對話中才出現重輕中輕結構重音，而合併式重音則不同，主要是描述性的語言，如：

- (21) 他的手，天氣雖然是那麼熱，變成煞白煞白的。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 (22) 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暮靄四合的時候，一隻插著小紅花的遊艇裡，坐著八九個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
(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
- (23) 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濱度過的，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湛藍湛藍的大海，身後是一抹淺黃的田地。
(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

由此合併式重音和重輕中輕結構重音的語體差異可見一斑，雖同樣在文學語料庫中，合併式重音主要用於描述，而重輕中輕結構重音則多用於對話中。而對話則一定是非正式的口語的。值得注意的是「縫縫補補」類合併式重音的表現很有意思，請看下面例子：

- (24) 他們倆吵吵鬧鬧的過了一生。
(臺灣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
- (25) 我們聽到吵吵鬧鬧的聲音，跑出去一看...
(臺灣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
- (26) 整個教室有如菜市場般，吵吵鬧鬧，叫囂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臺灣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
- (27) 你們這些流氓，別躲躲閃閃的.....我聽得很清楚，你們在瓜分我的錢財。
(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
- (28) 陶太太道：「難道你不到我們那裡去嗎？其實一切要像以前一樣才好；要不然，躲躲閃閃的，倒顯著小家子起像。」
(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
- (29) 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以上例子我們會發現，同樣是「吵吵鬧鬧」、「躲躲閃閃」，其重音模式會因為語法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只有居於謂語位置且後面不帶「的」時才是合併式重音，此時搭配多為書面語。如(26)搭配「有如」，「此起彼落、不絕於耳」。(29)搭配「怕敢聲明」。其他的則為拆補式重音，多用於口語對話，也不搭配書面用語。

綜上可知，合併式重音用於書面正式語體，具有強描寫性，主要用於文學等文藝語體中。而拆補式重音則用於典型的口語非正式語體，具有描寫性，表示詼諧的語氣。重輕中輕結構重音，有很強的及物性，沒有描寫性，遵循動詞重疊的口語風格。這就說明漢語中的重疊會因重疊式重音模式的不同而區分不同的語體：合併式重音為書面正式語體，拆補式重音和重輕中輕結構重音為口語非正式語體。拆補式重音和重輕中輕結構重音的區別在於，前者有描寫性，而後者只表示動作。既然漢語重音有區別語體的作用，那麼漢語重疊的語體屬性，到底為何呢？請看下面分解。

5. 漢語重疊的語體屬性

有關漢語重疊的語體屬性，目前沒有見到專文研究。周一民(1998)在《北京口語語法》中指出，重疊是口語語法現象，嚴格的書面語裡完全可以不用。這一說法對重疊語體的認識還停留在傾向而非規則上。王建軍、周夢雲(2018)在談到重疊語境的變換時指出，一般的語法現象大多是由口語往書面語滲透的，而漢語重疊現象的擴散走的則是一條相反的路徑：由韻文向散文、由書面語向口語。我們這裡不關注漢語重疊擴散的具體路徑，但由其論述可知其認為現代漢語中的重疊是口語的。同時大量的語言事實也預示著重疊的口語性，尤其是「看看」類動詞短時體重疊。但通過§ 4的研究，我們得出重疊有不同的語體層級，重疊的重音可以區分語體。就漢語重疊四字格ABAB和AABB而言，合併式重音不同於重輕中輕結構重音和拆補式重音，用於書面正式語體，用於文學類作品，具有強描寫性。而後兩者則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就AA重疊而言，還要區分不同的詞類，動詞重疊和形容詞重疊的語體不同，呈現差異，詳細可參考§ 5.2。如果我們不詳細區分重疊式不同的重音模式，不區分不同詞類的重疊，恐怕很難發現漢語重疊的語體層級。

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從三方面來論證重疊的語體屬性：一是重疊式的變調，二是重疊式的兒化，三是重疊式後面加「的」。

5.1 重疊式的變調

其實有關重疊式變調不同會標識不同的語體，趙元任早就有所關注，之後陳建民(1984)，胡明揚(1992)，呂叔湘(2005)，孫玉文(2007)等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證了漢語變調的別體作用。趙元任(2005)在談「生動重疊」時指出有些邊緣性的例子，同一語素在日常說話裡變調，後面帶「兒」時的「漸漸」第二音節一般變陰平。在較正式的風格中不變調：

- (30) 他漸漸_兒懂了。
他漸漸瞭解了。

(趙元任2005：109)

從(30)可以看出生動重疊的口語性，因為「兒」是口語標記。由此可知趙元任認為即便是重疊也會區分日常說話和較正式的風格，並因此決定是否變調及兒化。呂叔湘(2005)中指出：ABB式詞語在北京口語中BB常讀陰平調，而AABB式詞語同樣在口語中BB常讀陰平調，第二個A讀輕聲，第二個B常兒化。除此之外，胡明揚(1992)也曾指出雙音節形容詞重疊以後的語音模式受到語體的影響，比如北京電視臺播放的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中男主角在說「我是一個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的時候，「普普通通」和「平平凡凡」讀的不同，前者讀成口語中後兩個音節帶重音的陰平，而「平平凡凡」卻讀成一三音節重，二四音節輕。

以上主要論證了重疊變調的別體作用，那麼非重疊中的變調是否具有別體作用呢？關於這點，陳建民(1984)和孫玉文(2007)有研究。陳建民(1984:56)在談「變音變調」時指出北京話變調分三種情況：一是個別詞語裡聲韻調發生音變；二是輕聲音節弱化，甚至吃字；三是合音。其認為這些音變一般不起區別意義的作用，只能顯示語體色彩的不同。用北京家常口語體說話，極易發生以上音變，而用正式口語體或典雅口語體談話、演講，因為語速較慢，並注意語音規範，所以很少發生音變。孫玉文(2007)從語言歷時角度指出變調構詞是漢語口語的反映，例如「燒」，平聲，燃燒義。去聲，放火燃燒後的地方、野火和彩霞義。指出無論平聲還是去聲都是口語的反映。

由上可知，不但重疊中的變調有區別語體的作用，而且變調構詞也有區別語體的作用。一般來說，口語會變調，書面語則不變調，這都說明變調有別體作用。

如果以上說法成立的話，我們可以推導出一個基本結論：重疊會根據不同語體而採用變調與否，這說明重疊本身並非是口語或書面語的根本決定要素，真正決定重疊的語體屬性的是其是否有變調等區別語體的語音手段。

5.2 重疊式的兒化

關於重疊式的兒化，起先引起我們關注的主要是現代漢語中的「慢慢兒走」、「好好兒說」、「身體硬硬朗朗兒的」。而我們會發現這類重疊式的兒化主要用於口語，由此指引我們深入挖掘兒化這一口語標記。但經過考察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重疊式的兒化問題非常複雜。

李珊(2003)中涉及了漢語重疊動詞「兒化」的問題，其核心觀點就是唐及以後重疊動詞大量出現，當時大多表綿延、反復或久長。如「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中的「尋尋覓覓」就指的是「尋了又尋、覓了又覓」。而重疊動詞表「短時體」雖則在唐代變文中初露端倪，但直到明代才最終確立，如明代《西遊記》中共有12個重疊動詞「兒化」，《金瓶梅》中共有33個重疊動詞「兒化」。李珊認為「兒化」正是短時體重疊動詞賴以形成獨立的語法範疇的一個重要因素，表綿延的動詞重疊未見「兒化」。李珊所謂的綿延體只表動作的綿延和反復，現代漢語中有少量的綿延體AA，如「癢癢、嚷嚷、吵吵、叨叨、嘮嘮」，AABB也被其稱為「綿延體重疊動詞」。但李珊沒有具體論證「兒化」為何起著巨大的作用，只是指出「兒」化使一些動詞的重疊成為一個詞，另一方面，使「VV」短時體的語義更加突出。

由李珊(2003)的研究可知，「兒化」的短時體和AABB的「綿延體重疊動詞」語體也不同。如果說兒化是口語語體的標記，那至少說明綿延類動詞重疊和短時體動詞重疊的語體不同。這點也側面論證了我們的觀點，即重疊有不同的語體分佈。重疊作為漢語的一種形態，其本身沒有標記語體的作用，而重疊的兒化則有標記語體的作用。當重疊可以兒化時，一般都是短時體重疊，此時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當重疊不能兒化時，一般為綿延體重疊。綿延體重疊又可分為兩類：

少量存在的AA綿延體重疊，如「癢癢、嚷嚷、吵吵、叨叨、嘮嘮」，其為重輕格，且末字多發生變調，這兩點說明其也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而大量存在的AABB綿延體重疊，如「縫縫補補、抄抄寫寫、打打鬧鬧」，其重音模式會根據其句法位置不同而呈現變化，一種是合併式重音，一種是拆補式重音，例子可參看(12)、(13)。當其為合併式重音時，用於書面正式語體。當其為拆補式重音時，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

經我們研究，重疊式的兒化自明清白話小說中大量出現以後，又經歷了一些變化。從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的考察來看，重疊式兒化進入現當代以後演化的途徑主要有三：一是北京話。二是現當代的文學作品。三是專門的語言學論文。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類和第二類的語體有顯著差異。北京話調查資料中的例子，如「拜拜兒/慢慢兒/遠遠兒/畫畫兒」，都是非常口語的。而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的例子，很多都是描寫性語言，是書面色彩的，如下所示：

- (31) 女人見林餃子不轉睛地望自己，眼裡就幽幽兒含著羞澀的頭就勾下來。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 (32) 悄悄兒爬向我孤獨的心尖。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 (33) 同來的那位小姐跟妮娜點了點頭，妮娜淺淺兒的笑了笑，便低下腦袋和衝鄭萍瞪眼的長腿汪走出去了，走到門口，開玻璃門出去。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從我們找到的例子來看，此類例子主要是形容詞重疊兒化。而動詞重疊式兒化則仍然呈現出口語特點，如：

- (34) 狐狸並不驚慌，顛顛兒地小跑到僅離他不到二十米遠的一件柴楸樹下望著他，隨後竟旁若無人地坐在了雪地上。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 (35) 這時，只見坐在一旁的老舍先生起身喊道：「等等兒，還有我呢，我也是您的學生。」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 (36) 於是千方百計地給家教出難題，或者只讓家教陪自己多玩玩兒，不願聽那些枯燥的數理化。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由此，就重疊的兒化而言，動詞重疊式兒化和形容詞重疊式兒化的語體屬性不同，動詞重疊式兒化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而形容詞重疊式兒化則可分為兩類，一類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如「遠遠兒、慢慢兒、好好兒」。一類用於書面正式語體，如「淺淺兒、幽幽兒、悄

悄兒」，而這類現象因為語體衝突非常少見。因為「淺淺、幽幽、悄悄」是正式語體詞，而「兒化」是口語體標記。這也側面論證了我們的觀點，即重疊的語體和重疊的重音、變調及兒化都有關係，一定的節律對應一定的語體。

到這裡，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思考，為什麼「兒化」是短時體重疊動詞賴以存在的重要因素？帶著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檢索了北京大學古漢語語料庫，發現「AA+兒」最早出現的年代應該是元代，但這一時期多是形容詞重疊，如元代《樸通事》中的「慢慢兒」以及元代話本選集中的「黑黑兒的/白白兒的/瘦瘦兒的」。這一結構真正大量出現則是明代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西遊記》、《醒世姻緣傳》等。我們同時也查看了動詞重疊式ABAB，調查顯示，動詞ABAB重疊大批量出現也是明清小說中。這之前也有一些ABAB，如六朝佛經中開始出現的「諦聽諦聽」，以及六朝開始出現的「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我們通過查詢漢語大詞典，得知這裡的「諦聽諦聽」是反復聽的意思。如果是這樣，就說明此時的「諦聽諦聽」還不是典型的短時體動詞重疊。直到明清小說中才開始大量出現短時體動詞重疊，並且有少量的重疊後加「兒」的例子。如：

- (37) 吳推官打點待茶，趕開了眾人，悄悄問道：「仁兄，你忒也老實。『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你也躲閃躲閃兒，就叫人坐窩子棧這們一頓？」
(《醒世姻緣傳》)
- (38) 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卷棚內坐著，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
(《金瓶梅》(崇禎本))

這一觀察證實重疊動詞表「短時體」正如李珊指出的直到明代才最終確立，那麼為什麼「兒化」是短時體重疊動詞賴以存在的重要因素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對「兒」的歷時發展脈絡要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兒」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詞尾，又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兒化。李思敬(1986)對這些問題有比較系統的論證，其論證出兒音值的正式誕生，是明朝早期，而兒化則在明末清初的《西儒耳目資》和《拙庵韻悟》中已有記錄。兒化一旦記錄，說明其在語言中出現應該更往前推，李思敬先生發現明代北方官話代表的白話小說中有大量的兒化現象，其中尤以《金瓶梅》為著。而之所以說《金瓶梅》中的「兒」

是兒化而非兒詞尾，他既有理論預測，也有實際論證，其提出的證據來源有四：

1. 從諺語的音節來看，如「生有地兒，死有處」、「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其中的「兒」字只有與詞根語素拼讀為兒化音，說起來才順口，聽起來才諧和。
2. 從構詞以及其他詞語搭配來看，這裡主要指的是雙詞尾以及類似結構。雙詞尾指的是「子」、「兒」共現，如「婦人道，你好小膽子兒。」類似結構指的是「的/個/著」結構，如「傍邊立著個青面獠牙紅發的兒。」、「怎麼不唱個兒我聽？」、「我身上才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等著兒」。
3. 穩定結構中的「兒」，由於前後語音夾裹，勢必形成兒化。如「三等兒九般」、「別模兒改樣」、「精靈兒古怪」。
4. 從兒詞尾的使用密度來看，《金瓶梅》中，兒音詞連續出現幾次的句子是相當多的，如「如雞兒趕蛋兒相似，纏做一處。」、「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腳兒睡。」

其論證非常充分有說服力，我們認為即便兒化年代有可能並非真正確立在《金瓶梅》的年代，但《金瓶梅》中的「兒」也一定是兒化無疑了。如果以上結論成立，那起碼說明《金瓶梅》裡面的動詞重疊已然是真正意義的短時體動詞重疊了，而不再是像「頓首頓首」、「諦聽諦聽」中表強調反復。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從其中的例子可以看出來：

- (39) 小淫婦，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吆喝起來。 (《金瓶梅》)
- (40) 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 (《金瓶梅》)
- (41) 西門慶道：「既不是瘋病，如何這軟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 (《金瓶梅》)

從以上三個例子起碼可以看出這裡的「央及央及」已經是典型的「短時嘗試」重疊，而且還可看出，「央及央及」有時加「兒」有時不加。當賓語放置兩個「央及」之間時，後面加「兒」。賓語放在「央及央及」後面時，後面不加「兒」。不僅雙音節動詞重疊如此，單音節動詞重疊也如此。如「管管他/*管管兒他/管他管兒」、「看看他/*

看看兒他/看他兒/看俺們兒」，也即賓語的位置和是否兒化之間有一定的對應關係。一旦重疊兒化後，其賓語只能放在兩個重疊成分之間。如果這裡的兒化只是標記重疊已然確立，那似乎不應該影響重疊帶賓語的能力。這就需要我們對動詞重疊兒化的句法結構做進一步的分析，允我們另文專述。

從以上論述中起碼我們論證了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動詞重疊按照李珊(2003)分為兩類，一類是綿延類動詞重疊，如「尋尋覓覓」，一類是短時重疊，如「迎接迎接」，前者不兒化，後者兒化。如果說兒化是口語語體的標記，那至少說明綿延類動詞重疊和短時體動詞重疊的語體不同；二是就現代漢語中的重疊式兒化而言，動詞重疊式兒化和形容詞重疊式兒化的語體屬性也有不同，前者是口語的，而後者則可跨體。當其用於口語體時，末字多發生變調，如「遠遠兒、慢慢兒、好好兒」。用於書面語體時，只在現當代小說中短暫出現過，之所以未能延續到現代漢語，可能和上面我們所說的語體衝突有關。如果以上兩個結論成立，那起碼說明重疊式內部有不同的語體區分，而隨著重疊內部語體區分研究的深入，將必然幫助我們認清重疊的語體本質。

5.3 重疊式後面加「的」

之所以討論重疊後加「的」，也是因為其有區分語體的作用。我們在§ 4.2.1輕聲標準部分，也間接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如我們發現「通紅通紅」作定語和帶「的」作謂語時重音模式不同，前者為合併式重音，後者變成重輕中輕結構重音[2X1X]([3120])。並認為這一事實說明「通紅通紅」充當謂語和定語時重音模式不同，而且也發現作謂語帶「的」時原本並不輕讀的「通紅」卻輕讀了，這說明作謂語帶「的」會導致語體的口語化。也即似乎有線索說明「的」會導致語體的口語化。那麼事實又是怎樣的呢？是不是所有的重疊式後面加「的」後都口語化了呢？當然我們這裡討論的重疊式後面加「的」，主要是充當謂語的時候，不討論定語標記的「的」。

帶著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注意到並非所有的重疊後面都能加「的」。比如典型的短時體動詞重疊後面一般不加「的」，如「*看看的」，「*考慮考慮的」。但AABB式動詞重疊後可加「的」，如「湊湊合合」，在句中主要充當定語、謂語、補語等。作謂語的時候分兩種

情況，一種是獨立作謂語，一種是後面加「的」後作謂語。而獨立作謂語是特殊情況，往往只出現在對舉結構中。如(42)，前面有「品質湊湊合合」後面有「利潤馬馬虎虎」，否則「湊湊合合」後面一定要加「的」，這就表明這裡的「的」是句法強制的。

(42) 好在一回生，二回熟，其父單位，時不時地有些活路，品質湊湊合合，利潤馬馬虎虎。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43) 他總是湊湊合合的，人好說話。(自省)

趙元任(2005)將重疊分為遍稱重疊、生動重疊和擬聲重疊。其指出生動重疊主要是XX、XYY或XXYY，很少是XXY式，更沒有XYXY式。後面可帶也可不帶兒尾，一般帶「的」。例子如高高兒的，直挺挺的，普普通通的，慌慌張張的，清清楚楚的，規規矩矩的。趙元任舉到的這類生動重疊都是形容詞，值得注意的是，這類AABB式形容詞重疊的重音模式根據基式是否輕聲也會分為兩類，一類是合併式重音，一類是拆補式重音。而趙元任舉出的是後面經常加「的」，並常用於口語中的拆補式重音，其重音模式和「悲悲切切、端端正正」等合併式重音顯然語體不同。

趙元任舉到的這類生動重疊式後面帶「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XX、XYY，一類是XXYY。第一類作謂語時後面必須加「的」，即便對舉，其中的「的」也不能省略，這說明此時的「的」具有句法強制性，主要不是因為語體而變。例如：

(44) 她的身體，看上去滑溜溜的，綠油油的，在燈下放著光。
(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

(45) 什麼都是新鮮的，上面沾滿露珠，靜悄悄、綠油油的。
(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

由上可知，即便是有對舉結構，後面的「的」也要加上。而第二類中的「的」，則因語體而呈現差異，書面正式語體中不加「的」，口語非正式語體加「的」。我們關注的正是這種受語體支配的「的」，作謂語後面加「的」則為口語非正式語體，作謂語後面不加「的」則為書面正式語體，此時一般有相對應的正式或典雅語體詞與之相呼應，如(12)中的「則」，下面請看§ 4.2.1中的例(12)和(13)的對比：

(12) 他的女兒則布衣素服，臥在辦公桌上抄抄寫寫。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13) 工作掙錢，怎麼找兼職啊，最好是抄抄寫寫的。

(谷歌網路)

以上我們分別從重疊變調，重疊兒化和重疊後加「的」三方面，進一步討論了重疊的語體屬性，證明了不僅重疊的重音可以區分語體，重疊的變調、兒化以及後加「的」都有區分語體的作用。凡是採用合併式重音模式的，則用於書面正式語體。凡是採用重輕中輕結構重音以及拆補式重音的，則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凡是變調、兒化的，則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書面正式語體不變調；凡是作謂語時後面帶「的」的，則為口語非正式語體。這一研究，證明漢語中的節律本身也有體，這說明語音不僅對語法有作用，對語體也有作用。

那麼語義是否對語體也有作用呢？孫景濤(2008)從歷時角度對古漢語重疊形式及語義進行了研究，並將其分為四類：逆向重疊、順向重疊、裂變重疊和完全重疊。其中逆向重疊表動作重複義，如輾轉。順向重疊主要指小摹態為主。指小如螳螂，繪景摹態如逍遙、從容。裂變重疊表具體化、特指化，如從「挾」到「蝴蝶」的裂變。完全重疊主要表遞進和生動，如旦旦、關關。從孫景濤的研究可知，古漢語重疊的語義基本是重複、指小、繪景摹態和生動。孫景濤在談到繪景摹態的順向重疊時指出，重複動詞、形容詞以表示相應的狀態是非常常見的，形容詞自不待言。動詞也有一些類似的用法，比如普通話中始於動詞的AABB重疊式就是這樣，推推搡搡、哭哭啼啼、搖搖晃晃、走走停停，所表示的可能是一種狀態，不一定與現實關聯的事件。

古漢語是這樣，我們發現現代漢語中也是這樣。一種是重輕中輕結構重音的「考慮考慮」，一種是合併式重音的「抄抄寫寫」，以及孫景濤提到的「推推搡搡」、「哭哭啼啼」等。還有一種是拆補充式重音的「抄抄寫寫的」。而這種拆補式重音正是趙元任(2005)指出的生動重疊，後面一般要加「的」，後面帶「的」後就由原來的合併式重音變成了拆補式重音了。綜上結合古漢語和現代漢語重疊的語義研究，至少說明漢語重疊表繪景摹態義時的語體屬性和其他有所不同。表其他三類語義時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而繪景摹態時則是文學描寫語言。而這裡的繪景摹態正是我們本文所指的合併式重音，用於書面正式語體。因此，從重疊的語義來講，也證明重疊的語體屬性有所不同。

6. 餘論

以上我們分別研究了漢語重疊式重音模式的推導，重疊式重音的語法功能和語體功能。從而證明重音在語法制約，以及語體標記上有很重要的作用，並據此揭示漢語重疊的語體屬性。認為漢語重疊不是口語特有的語法形式，在判定重疊的語體屬性時，必須結合重疊的重音、變調、兒化、後加「的」等方可判斷。而這也正是近幾年韻律和語體互動研究所要關注的問題。相比韻律與語法的研究來說，韻律語體的研究還在起步中。有關韻律和語體互動的研究，似乎可以馮勝利(1997)《四字格與複合韻律詞》一文為肇始，該文明確提出韻律不同則語體不同的思想，提出重音不同，則語體分工亦有不同。此後，馮勝利(2010)在《論韻律文體學的基本原理》中又提出了「懸差律」：

如果輕重的比差過於懸殊，其音律結構則賦有詼諧的含意。

馮勝利認為「懸差律」是從音義關係的角度來表現文學語言的規律，它揭示的是韻律結構（或聲音）自身的表意屬性。這就表明韻律結構不同則有不同的表意屬性，而正是韻律結構的表意屬性將韻律結構和語體風格之間聯繫起來。也正因如此漢語中三言才具有詼諧的特點，且多用於口語語境中如：

(46) 小胖子，坐門墩，哭著喊著，要媳婦兒。
狼來了，虎來了，和尚背著個鼓來了。

（馮勝利2010：33）

以上研究表明韻律和語體之間確有對應關係，崔四行(2012)的研究表明，漢語重疊四字格的重音模式顯示出以下特點：首先同一重疊式的不同重音模式代表不同語體風格，如同為ABAB重疊，當其重音模式為「重輕中輕」模式時，為動詞性的，表達嘗試義。適用於輕鬆、隨意的口語語體，如「研究研究」、「考慮考慮」；當其重音模式為合併式重音時，為狀態形容詞性的，具有描寫性，多適用於文學作品等書面正式語體，如「雪白雪白」、「冰冷冰冷」。其次屬於不同重疊式的同一重音模式卻代表相同的語體風格。如同為合併式重音的ABAB式的「雪白雪白」及AABB式的「搖搖擺擺」都具有強描寫性，主要用於書面正式語體，很少用於口語語體。

由此可知，重音模式的韻律功能與其語體功能之間確實有對應關係，這就為將來的研究又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除此之外，從古漢語至今的AA重疊式同樣也顯示了韻律的語體標記功能。比如重疊後的指

小，無論在古漢語還是現代漢語普通話及方言，都有此用法。以上研究都顯示重音等節律手段在其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節律不僅可以制約語法，還可以標記語體。如果不抓住節律這條線索，對漢語重疊式的研究將不能很好地觸及本質。綜上研究，我們提出：

1. 重疊式重音研究的必要性；強調重音模式獨立於重疊式，強調重疊式不等於重音模式，即相同的重疊式可能有不同的重音模式。如同為ABAB重疊式卻有兩種不同的重音模式，一種是重輕中輕結構重音，如「考慮考慮」；一種是合併式重音，如「雪白雪白」。也許有人會說「考慮考慮」和「雪白雪白」重音模式不同是由於基式詞類不同，「考慮」為動詞，「雪白」為形容詞。那麼有沒有這樣一種情況，即基式詞類相同，重疊式亦相同而最終的重音模式卻不同，如果這種情況存在，那似乎就可以說明重音模式的不同並不是由基式的詞類決定的。我們前面分析AABB的重音模式時有這樣一種情況，當其語法結構分析為合併式結構時，有兩種重音模式，一是拆補式重音，如「驚驚扭扭」、「湊湊合合」，此時B為輕聲；二是合併式重音如「開開心心」、「抄抄寫寫」，此時B不輕聲。此時基式都是形容詞，重疊式均為AABB，但其重音模式卻一個是合併式重音，一個是拆補式重音，這說明重音模式和基式的詞類之間沒有完全的對應關係，因此也就說明基式詞類和重音模式之間沒有對應關係。
2. 強調重音的語法、語體功能；ABAB和AABB的三種重音模式都有其獨特的語法功能，有的是動詞性的，有的是狀態形容詞性的。而且不同的重音模式適用於不同的語體，有的表示正式的風格，有的表示隨意的風格，有的具有描寫性，有的則具有動作性。對漢語重音的不斷挖掘，可以更清楚地展示重音在漢語中的作用。
3. 強調重疊的語體屬性，節律具有區分語體的功能；就漢語四字重疊式來說，合併式重音從語義上是摹態繪景，從語音上是二、四音節重，從語體上屬於書面正式語體。這就改變了長期對漢語重疊的都是口語的認識，加深了對重疊語體屬性的研究。就漢語AA重疊式來說，一種是輕重式，一種是重輕式。前者如遍稱重疊「人人」、「事事」、「年年」，後者如稱呼類

重疊「爸爸」、「媽媽」、「姐姐」。顯然這兩種重音模式的語體屬性也有不同，稱呼類重疊更口語，遍稱類重疊更正式。這裡有個有趣的現象，趙元任(2005)在談到這類重疊時指出：量詞重疊表示「每個」，沒有輕聲，一般帶「兒」尾。如「個兒」、「天天兒」、「處處兒」。我們會發現一旦其後面帶了「兒」尾，第二個字會變陽平，相應的重音模式也會發生變化。由此我們就證明了不僅重疊的重音可以區分語體，重疊的變調、兒化以及後加「的」都有區分語體的作用。凡是採用合併式重音模式的，則用於書面正式語體。凡是採用重輕中輕結構重音以及拆補式重音的，則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凡是變調、兒化的，則用於口語非正式語體，書面正式語體不變調；凡是作謂語時後面帶「的」的，則為口語非正式語體。這一研究，證明漢語中的節律本身也有體，這說明語音不僅對語法有作用，對語體也有作用，相關研究可同時參看馮勝利(2017)。

這篇論文是我們從漢語重疊式的重音模式、變調、兒化入手而作的韻律對語體標記作用的探索性階段成果，希望可以拋磚引玉，引起大家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文中尚有很多問題，比如「動詞重疊式兒化帶賓語」，「重疊式+的」等都值得再去更深入地挖掘和研究，我們只是開啟了一扇窗戶而已。

謝辭

本研究受到華中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案資助（專案編號：CCNU19A06019）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專案資助（專案立項號：20YJA740007）。同時感謝編輯部及匿名審稿人為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使本文受益匪淺。

參考文獻

- Bolinger, Dwight (波林格). 1993. *Yuyan yaolue* 語言要略 [Aspects of languag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ranslated by Fang, Li (方立) & Li, Gucheng (李谷城) & Li, Yanshu (李燕姝).)

-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2003.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CCL Yuliaoku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CL語料庫 [The CCL Corpus of Chinese Texts: 700 millio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11th Century B.C. – present].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andai) (Accessed 2019-5-7.)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2002. *Zhao Yuanren yuyanxue lunwenji* 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Chao Yuen R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2005[1968]. *Hanyu kouyu yufa* 漢語口語語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8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Jian Min (陳建民). 1984. *Hanyu kouyu* 漢語口語 [Spoke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 Cui, Si Xing (崔四行). 2012. Cong ABAB、AABB zhongyin moshi de jufa gongneng kan Hanyu de yunlü xingtai 從ABAB、AABB重音模式的句法功能看漢語的韻律形態 [A study of Chinese prosodic morpholog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syntactic functions of stress-type of ABAB and AABB].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12(5). 63–69.
- Cui, Si Xing (崔四行). 2018. *Hanyu sanyinjie yunlü wenti yanjiu* 漢語三音節韻律問題研究 [A study of the trisyllabic prosody i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Dictionary Editorial Room,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ed.). 2017. *Xiandai Hanyu cidian* 現代漢語詞典 [The contemporary of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Duanmu, San (端木三). 1999. Zhongyin lilun he Hanyu de cichang xuanze 重音理論和漢語的詞長選擇 [Stress theory and length selection of Chinese word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9(4). 246–254.
- Duanmu, San (端木三). 2016. *Yinbu he zhongyin* 音步和重音 [Foot and stress].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1991. Prosodic structure and word order change in Chinese. *The PENN Review of Linguistics* 15. 21–35.
- Feng, Shengli. 1995. *Prosodic structure and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in Chines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1997. *Hanyu de yunlü, cifa yu jufa* 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 [Interactions between morphology, syntax and prosody in Chinese]. Beijing: Pecking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6. *Hanyu shumianyongyu chubian* 漢語書面用語初編 [Expressions of writte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0. Lun yunlü wenti xue de jiben yuanli 論韻律文體學的基本原理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rosodic stylistics]. *Dangdai Xiuci 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0(1). 25–36.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6. Beijing hua shi yige zhongyin yuyan 北京話是一個重音語言 [Mandarin Chinese is a stress language].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15(5). 449–473.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7. Cong yuyin yuyi cifa he jufa kan yuti yufa de xitongxing 從語音、語義、詞法和句法看語體語法的系統性 [The system of register Grammar – Argument from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and semantics]. *Chuugoku Gogaku* 中國語學 [Chinese Linguistics] 264. 1–24.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8. *Hanyu yuti yufa gailun* 漢語語體語法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register grammar i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9. Lun Hanyu de zhongyin yu shengdiao 論漢語的重音與聲調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tress and tone]. (Speech presented at Fud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12 March 2019.)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 Shi, Chunhong (施春宏). 2018. Lun yuti yufa de jiben yuanli、danwei cengji he yuti xitong 論語體語法的基本原理、單位層級和語體系統 [The principles, hierarchical units and register system of register grammar].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2(3). 302–325.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 Wang, Li Juan (王麗娟). 2018. *Hanyu yunlü yufa jiaocheng* 漢語韻律語法教程 [Research on Chinese prosodic gramma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Gleason, Henry Allan. 1965.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gramm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ress.
- Halliday, M.A.K. & McIntosh, Angus & Stevens, Peter. 1964.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 Halliday, M.A.K. 1975. *Learning how to mean: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443701-2.50025-1>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92. Putonghua shumianyu shuangyinjie xingrongci chongdie hou de yuyin moshi 普通話書面語雙音節形容詞重疊後的語音模式 [The stress pattern of dual-syllable adjec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Yuwen Jianshe* 語文建設 [Language Planning] 1992(5). 13.
- Hua, Yü Ming (華玉明). 2003. Shuang yinjie dongci congdiesshi AABB de zhuangtai xinrongci gongneng 雙音節動詞重疊式AABB的狀態形容詞功能 [On the function of AABB static adjectives formed by the repetition of verbs with by-syllables]. *Tangdu Xuekan* 唐都學刊 [Tangdu Journal] 19(2). 121–124.
- Hua, Yü Ming (華玉明) & Ma, Qingzhu (馬慶株). 2007. Zhongyin shi he qingsheng shi dongci chongdie de gongneng chayi ji qi liju 重音式和輕聲式動詞重疊的功能差異及其理據 [Functional differences and motivations of reduplication of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verbs].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07(4). 23–28.
-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996. *Xiandai Hanyu Pingheng Yuliaoku*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http://asbc.iis.sinica.edu.tw/>) (Accessed 2018-11-02.)
- Inkelas, Sharon & Zec, Draga (eds.). 1990.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nstitute of Big Data and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016. Beijing Yuyan Daxue Yuliaoku Zhongxin 北京語言大學語料庫中心 [BLCU Corpus Center] (<http://bcc.blcu.edu.cn/>) (Accessed 2019-5-7.)
- Joos, Martin. 1967. *The five clock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Li, Shan (李珊). 2003. *Dongci chongdieshi yanjiu* 動詞重疊式研究 [A study of verb redupli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Li, Si Jing (李思敬). 1986. *Hanyu "er" [ə] yin shi yanjiu* 漢語「兒」[ə]音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phonetic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u, Zongda (陸宗達) & Yu, Min (俞敏). 1954. *Xiandai Hanyu yufa* 現代漢語語法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2002. Guanyu Hanyu cilei de yixie yuanze xing wenti 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In Yu, Xiaoqun & Wang, Zhijiang & Liu, Guoyu & Liu, Qingsong (eds.), *Lü Shuxiang quanji (di er juan): Hanyu yufa lunwenji* 呂叔湘全集 (第二卷) : 漢語語法論文集 [Complete works of Lü Shuxiang (volume 2): Collected papers on Chinese Grammar], 221–265.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2005[199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增訂本)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 Qingzhu (馬慶株). 2000. Guanyu chongdie de ruogan wenti: Chongdie (han dieyong) 、cengci yu yinyu 關於重疊的若干問題：重疊（含疊用）、層次與隱喻 [Some issues concerning reduplication: Reduplication (including overlapping), hierarchy and metaphor].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1. 28–34.
- McCarthy, John J. & Prince, Allen S. 1996. *Prosodic morphology 1986* (Linguistics Department Faculty Publication Series 13).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Radford, Andrew. 2009. *Analysing English sentences: A minimalist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1617>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7. Hanyu da yufa baohan yunlü 漢語「大語法」包含韻律 [Chinese grammar includes prosody].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1(1). 3–19.
- Sun, Jingtao (孫景濤). 2008. *Gu Hanyu chongdie goucifa yanjiu* 古漢語重疊構詞法研究 [A study of reduplicative morphology in old Chinese].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Sun, Yuwen (孫玉文). 2007. *Hanyu biandiao gouci yanjiu(zengding ben)* 漢語變調構詞研究 (增訂本) [A study of Chinese Tone-sandhi word-formation].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04. Shi lun Hanyu de jiezou leixing–Songjinxing 試論漢語的節奏類型–鬆緊型 [On the metrical type of modern standard Chinese–A type based on loosenes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3(3). 21–27.
- Wang, Jianjun (王建軍) & Zhou, Mengyun (周夢雲). 2018. Hanyu chongdie xianxiang de yanjin qushi 、shengcheng licheng ji fazhan dongyin 漢語重疊現象的演進趨勢、生成歷程及發展動因 [The evolution trend, genera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cause of Chinese language overlapping phenomenon].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18(4). 7–13.

- Wang, Lijuan (王麗娟). 2018. Hanyu pangge shubin jieyou de yuti jianing ji qi yufa jizhi 漢語旁格述賓結構的語體鑒定及其語法機制 [Register identification and its grammatical mechanism of Chinese oblique VO structures].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18(6). 58–69.
- Wang, Yongna (王永娜). 2008. Tan yunlü、yuti dui Hanyu biao duanshi de dongci chongdie de zhiyue 談韻律、語體對漢語表短時體的動詞重疊的制約 [Prosodic and stylistic constraint upon verb's reduplication VV].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7(6). 636–646.
- Wang, Yongna (王永娜). 2017. “Changduan” “qizheng” tezhen zhiyue xia de Hanyu Dongci de Yuti dengji 「長短」「齊整」特徵制約下的漢語動詞的語體等級 [Chinese verbs'stylistic degree under “long-short feature” and “regular feature”].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17(5). 81–92.
- Wang, Zhijie (王志潔)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6. Shengdiao duibifa yu Beijinghua shuangyinzu de zhongyin leixing 聲調對比法與北京話雙音組的重音類型 [Tonal contrast and disyllabic stress patterns in Beijing mandarin].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5(1). 3–22.
- Xing, Fuyi (邢福義) & Wang, Guosheng (汪國勝) (eds.). 2014. *Xiandai Hanyu* 現代漢語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2nd edn.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Xu, Lisheng (許力生). 1997. Dangdai yuti yanjiu zhong de butong moshi yu quxiang 當代語體研究中的不同模式與取向 [Different patterns and orient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functional varieties of language]. *Waiguoyu (Shanghai Waiguoyu Daxue Xuebao)* 外國語 (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997(5). 8–12.
- Zhang, Hongming (張洪明). 2014. Yunlü yinxi xue yu Hanyu yunlü yanjiu zhong de ruogan wenti 韻律音系學與漢語韻律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Some issues on prosodic phonology and Chinese prosodic studies].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6(3). 303–327.
- Zhou, Yimin (周一民). 1998. *Beijing kouyuyufa (cifajuan)* 北京口語語法 (詞法卷) [Beijing oral grammar (lexical volum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A study of stress patterns and stylistic attributes of Chinese redupli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stress patterns of Chinese redupli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ylistic attributes of Chinese redupl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stress patterns. Through the light tone standard, descriptive standard, stylistic word standard and stylistic distribution standard, combined with stylistic distinctive features, reduplicated tone sandhi, reduplicated Er (兒) Diminutive, and reduplicated “de” as predicat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hinese reduplication spans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styles. Finally, it is revealed that rhythm itself has its own style, and different rhythms lead to different styles.

Keywords: reduplication, stress, tone sandhi, Er(兒) Diminutive, style

Author's address

Sixing Cui (corresponding autho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2 Luoyu Road
Wuhan Hubei
China
563642471@qq.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7 December 2018

Date accepted: 23 May 2019